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十八上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洪道濟

說郛卷十八上

元　陶宗儀　撰

侯鯖録　趙德麟

文選古詩云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縁以結不解注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綿綿之意縁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縁真此意也著謂充以絮

緑沉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卧緑沉槍又

皮日休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緑沉森冥冥始知竹名矣

又見吳淑事類賦云緑沉亦復精堅引廣志曰緑沉古

弓名又引劉劭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緑沉黄

間堂溪魚腸了令角端

李賀詩中用小憐事北齊馮淑妃名也

竹生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枯死實落

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也竹譜云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

枯必六十復亦六年是也

東坡云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脚色二對無復加也又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為郎憔悴却羞郎亦的矣余詩中有青州從事對白水真人公極稱之云二物皆不道破為妙

唐太宗貞觀初内宴長孫無忌造傾盃曲又樂府雜録云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此曲

唐高宗龍翔中置三國子監

唐德宗建中三年用韋都賔陳京請借京城富商錢大

索得八十萬貫時度支杜佑曰月費錢一百萬本朝元豐中畢仲術編備對月支六十二萬餘貫金帛不在數自大觀之後不知月用幾何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丈夫事非將相所為

李直方嘗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楞梨為副櫻桃為三甘蔗為四蒲桃為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曰栗如之何曰最有實事不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味

時輩朱虛侯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近時詩僧難得佳者餘杭參寥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六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潤州詩云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西京雜記載陸賈云目瞤得酒食燈花見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濡葉津根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陵弭害消毒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雨則三日而成膏露則結珠而為液此聖人在上則陰陽和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雹至牛目雪殺驢此皆陰陽相盪為祲沴之故也

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斃

斷其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溲器示厭辱之也至今溲器謂之虎子或為虎枕

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卧褥香爐一名被中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絶至緩始更為機環轉運四周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中為名今謂之衮毬

余嘗和劉景文詩云我識之無常縮舌君能競病莫低顔東坡笑曰吾嘗贈雷勝將軍詩曰太守無何惟日飲將軍競病自詩鳴見吾子對覺吾用無何二字體慢矣

杜牧之宮人詩云絳蠋猶封繫臂紗後學不解常見服飾變古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新絲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搤其口令定親之家亦有繫臂者續古事也

歐陽文忠公謫滁州令幕中謝判官幽谷種花謝請要東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歐公閒居汝陰時二妓甚頴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戯

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予有詩留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色去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畫舸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東坡自潁移維揚作詩寄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孫賁公素居京師大病予數往存撫之又數日見東坡問云曾見孫公素病如何予曰大病方安坡云這漢病中瘦則瘦儼然風雅後見公素道此語公素應曰那娘意下恨則恨無奈思量坡大竒之

東坡在黄州日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揺銀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荆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以目為銀海是使此事否坡笑之退謂葉致逺曰學荆公者豈有此博學哉

熈寧中士大夫猶能詩盧東題汴河驛中云蒼顔白髮老叅軍剩糶官糧置酒樽但得有錢共客醉誰能騎馬傍人門荆公見而愛之遂獲進用

東坡在徐州送鄭彦能還都下問其所游因作詞云十五年前我是風流帥花枝缺處留名字記坐中人語嘗題于壁後秦少游薄游京師見此詞遂和之其中有我曾從事風流府公聞而笑之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為换鵝字韓宗儒性饕餮

每得公一帖於殿師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為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醉花宜晝醉雪宜夜醉樓宜暑醉水宜秋醉得意宜唱醉將士宜鳴鼉醉女人宜謹節令除章程醉雋人宜益觥盂加旗幟此皆以審其宜攻其景以與憂戰也此等語皇甫松持正所作醉鄉日月記中語

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宸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錢蓋襲故事也王元之謫商於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唯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一囊中猶貯御書錢

蘇邁伯達東坡長子豪邁雖不及其父而問學語言亦勝他人子也少年作詩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後東坡貶惠州伯達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饋親果卒於官

黄魯直賦太真外傳詩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莫同兒女曹黄金粧劒佩猛獸畫旌旄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賦不着赭金袍

顧昌西湖展江亭成公作詩云緑鴨東陂已可憐更因雲竇注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過空新樹便留烟使君直欲稱漁叟願賜閒州不記年

晁次膺薄遊南京嘗作詞云花前月下堪垂淚水邊樓上總關心後過其家已與客飲復作詩曰去日玉刀封斷恨見來金斗熨愁眉黃昏飲散歌闌後懊惱水邊樓上時

杜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酥酪從將玩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遂知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

李商隱江之嫣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祇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漢苑有人形柳一日三起

三倒

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圃時蒔花木以待游子一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玉色麗人車中人下飲于庭邀書生同坐生意當時貴人家不出既見欵甚將别出小碧牋書詩為贈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緑楊枝

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宫空對棠梨花嘗

不解織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也往來如梭之織坡又舉云楊柳楊柳嫋嫋隨風急西樓美人春睡濃綉簾斜捲千條入又誦一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此必太白子建鬼也

王性之云舒州下寨驛中所題詩余以永感之人讀之垂涕云北堂無老信來稀十載秋風鴈自飛今日滿頭生白髮千山鄉路為誰歸

鄭獪詠王子安應試新亭二詩云一簪華髮一床書盡日新亭適意無莫道長安天樣遠長安自不厭江湖又云前年諫獵出長楊乞得新亭作醉鄉好把青衫送酒媪從教人識御爐香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從焉善琵琶常養一鸚䳇甚慧丞相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䳇傳呼之琵琶逝後誤扣響板鸚䳇猶傳言丞相大慟感疾不起詩云鸚䳇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紹聖中有人過臨江軍驛舍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别撰詩云李白當年謫夜郎中原不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何人在壯士悲歌淚兩行又云晉公功業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叚文昌

浮休居士張舜民芸叟忠義人也紹聖中入元祐謫籍為黨人繫潭州赦書中獨元祐人不赦有宣赦詩云擊鼓塡街道傳聲過水濱國嚴三歲犯恩洗萬方春舟楫

隨南斗衣冠拱北辰嶺南并嶺北多少望歸人

四明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云離别家鄉嵗月多

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減舊時波

又云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面皮衰家童相見不

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一說云黄拱作

少游題大年小景四首本自江湖客宦游何苦心因君

小平遠還我舊登臨又云公子歌鐘裏何曽識渺茫多

應斗帳夢曽入水雲鄉又云曉浦烟籠樹晴江水拍空

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又云島外雲峯晚沙邊水樹明想當揮洒就侍女一時驚

余嘗愛韓致光宮詞云繡裙斜立正消魂宮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花着雨春風應是怨黄昏

劉貢父先生元祐作少蓬余被旨召赴本省呈試貢父作主文幕次中閒與顧子敦誦渠昔自校書郎出倅泰州作詩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

魯直父名庶字亞夫最能詩有怪石一絶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禄辟邪眠碧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

劉路左車嘗收唐人新編當時人詩朋存老杜數十首其間用字皆與今本不同有送惠二過東溪詩集中無有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惟病身黄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密松花熟山林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黄綺未稱臣

曽阜為蘄州黄梅令縣有峯頂寺去城百餘里在亂山羣峯間人迹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間小榜流塵昏晦乃李白所題詩其字亦豪放可愛詩云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兆娘子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絶非頃時之容態慼之作詩云十載芳州撫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黄子思云余嘗守官咸陽縣廨之後臨渭河汀嶼中連歲秋有孤鴈來棲于葭葦中今歲冬深不復至矣或已在繒弋或去而之他皆不可知也感而為詩題亭壁云天寒霜落鴈來棲歲晚川空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我沾衣

東坡於閩中驛舍見一詩録之不知誰氏子作後聞乃姚嗣宗詩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黄牛教子孫

一道人敗道後作詩云瑶峯一别杳難期消渴從教醉桃歆不信丹青能畫得五更燈暗月來時

司馬池乃文正公之父仁廟時作待制亦善作小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逺陌初窮見渡頭頼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是一生愁

山谷茶磨銘云楚雲散盡燕山雪飛江湖歸夢從此袪機

參寥杭州城外題小詩云城隈野水緑逶迤梟梟輕舟

掠岸過欲採芸蘭無覔處野花汀草占春多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參寥口占一絶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瞿塘之下地名人鮓甕少游甞謂未有以對南遷度鬼門關乃用為絶句云身在鬼門關外天命輕人鮓甕頭船北人慟哭南人笑日落荒村聞杜鵑

古人作律詩有當句對者兩句更不須對如陸龜蒙詩

云但說潄流并枕石不辭蟬腹與龜腸是也

漢書云輩尊章嫖以忽老杜詩云堂上拜姑嫜玉篇云凡夫之父母曰姑嫜老杜拜姑嫜何耶

咸平三年六月詔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乃宣祖之舊里而百姓趙加起實泒天潢久安地著雖爲踈屬實重宗盟宜佩赤緺以光白社可拜左屯衛將軍仍賜加起等妻女首飾衣服銀器有差時遣内侍自保州召加起至遂有是命

祖宗時用唐武德故事宗姓在異姓品上景德四年舉
行
洋者山東謂衆多為洋爾雅洋觀裡衆那多也今謂海
之中心為洋亦水之衆多處
露布人多用之亦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
露沈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甘
露沈重
謝承云後漢李壽長為青州刺史其所經歴它州縣瞻

察牧守長吏治政優劣上言曰臣以為政一流雖非所部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之有鼠臣之所見敢不以聞

江淹為宗室建平王壤表稱宗尊

孿子戰國策孿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利害之似唯智者知之孿子謂雙生子也

世之嫁女三日送食俗謂之煖女廣韻中正有此説使

餪字人初生産子俗言首子亦使此萌字俗謂以竹孤

桶古使籥字酒初也

西王母見穆天子作歌曰白雲在天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穆王曰余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余嘗對東坡誦之坡云決非食肉人語

世言梟烹鳥非也唐起居郎蘇楷駮昭宗謚號河朔士人目楷為衣冠土梟

陸長源以勲德為宣武軍司馬韓愈為巡宣同在使幕

或戲年輩相違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遽之有旬日布於長安

西京雜記云玉之未理者為璞死鼠未屠者亦為璞刋誤云禮曰瓜祭上環又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此則祭物之意謂神農火食德侔造化後人追而敬之今代崇尚佚氏之衆生士子孺人宜遵典教今謂之出生也

歐陽文忠公嘗以詩薦一士人與王渭州仲儀仲儀待

之甚厚未幾贓敗仲儀歸朝見文忠公論及此士人文忠公笑曰詩不可信也如此

東坡再謫惠州日一老舉人年六十九為憐其妻三十歲誕子為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公戲一聯云令閤方當而立歲賢夫已近古希年

襄陽時同官李友諒仲益贈張子齊思仲家歌人團茶予題其封云色映宮姝粉香傳漢殿春團團明月魄却贈月中人

瓩瓏鐀瓯渾沌錢文如建缺外眉而内渠其名尾瓏注
云眉為髙為眉渠為蹠為渠一名尯陸爾雅曰尯陸注
本草云尯狀如海缺圓而厚有縱理文小嶺表録異云
瓩瓯中有肉紫色曰天臠炙也
髙力士謫在巙州詠薺菜詩為魯直所稱云兩京作斤
賣五溪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
元微之貶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
飲將别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

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倅聞營妓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二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王介甫少時作石榴花詩云濃緑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此老風味又薄豈鐵心石腸也哉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

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
日限我耳已較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國所蔵
排耳圖得之晉卿聊識此耳
東坡云琴曲有瑶池燕其詞不協而聲亦怨咽變其詞
作閨怨寄陳季常云此曲奇妙勿妄與人云飛花成陣
春心困寸寸别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揾殘粧粉
抱瑶琴尋出新韻玉纎纎趂南風來解幽慍低雲鬟眉峯
斂暈嬌和恨

鼂無咎云司馬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爾東坡云予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予終身守之

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患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以付之一笑也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頗不懌詩云蟠桃三竊成何味

上盡鼇頭迹轉孤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滑稽在坐云只消一服清凉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凉傘也

東坡云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在金川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個沒典底張鎬滕公且為我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杜甫詩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正謂張鎬也

東坡題魯直草書爾雅後云魯直以真實心出遊戲書

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磊落人録細碎書亦三反也

東坡書與毛維瞻云歳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縁持獻獨享為媿想當一笑也

東坡云皎然禪師贈呉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羨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西東向笑東坡代答云寒時便是熱時風饑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西向笑縁師身在長安東

王介甫詭詐不通外除自金陵過揚州劉原父作守以州郡禮邀之遂留方營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就坐原父辨論久之遂去營妓顧介甫曰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海物異名云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肉柱膚寸曰江珧柱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吐納石華退之謂馬柱甲是此也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耳又苗蝦狀蜈蚣而擁楯曰蝦公

水鷄蛙也水族中厥味可薦者鷄
語兒梨果實之珍因其地名耳
陶人之為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尾壺之製小頸
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牲兼云以酒器書
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達
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於門乃知是酒五缾為五經焉

畫墁録　張舜民

吳岳碑自首至座七段明皇八分書為黃巢所焚摧剥僅可辨當時日書三字發三驛刻工亦然徐常侍謫三山過廟下徘徊旬日察碑之興功不可得一田父進曰當時積土而立唯而去

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飡一日大年曰爾為僧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

呼燒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予嘗登大伾倉窖仍存各容數十萬遍冒一山之上李密坐據敖倉便謂得計亦井蛙耳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亦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瓮中作雁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爾之雀銜穀爾之雁出瓮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

藏之將以作節馮搜得之補博醉歸卧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辨得馮徐捫腹曰休説辨不辨且看袞裏飛出雁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馮秉旄雁自袞中纍纍而出世號郭威為郭雀兒

馮繼業父朔方節度使衛王劉伯壽少年不羈其父睥尹京每旦父趨郡隨馬而出簿佐偵伺父先入其自課書史從容無闕一旦早至白礬樓下天未明獨坐茶坊中有一老人繼入就坐因相問勞共茶老人曰少年能

飲酒予伯壽曰性不能飲酒老人曰少年不能飲老夫自飲可登此樓乎伯壽欣然從之既上閴無一人老人一舉已斗餘矣熟視伯壽曰少年人清氣足可以致神僊然肩骨低一指猶位躋三品至耄年文武雙全子孫蕃衍乃授以丹術元豐二年冬予自蒲中之京師訪伯壽於嵩陽是時年七十有四矣同登峻極行步如飛予與登封令麗元常杜子春明經奔喘不及伯壽顧而笑曰三年少乃爾耶袒露髀股示人皆肉皮裹骨毛長數

寸扣之有聲光彩爛然足未歇歌所為大曲略數千言響振山谷累夕對榻竟旦不眠至元祐初方卒無疾也

國初傒涉大強人也主銓事雷德驤詰部求官擬寧州司理參軍曰官人未三十不可典獄以筆勾退

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膠傅破布單施虎徑中木葉蔽之虎践履着足不脱則恐惧若奮厲便能固半身虎怒頓㓤不能去就擒既封剥腸皆斷虎身臭蚊蚋集耳鼻中雖盡力無能去之以至傾撲而死開腹腸亦斷俗云

蚊子咬殺大蟲本草著八月後蝲與虎鬬而虎敗骨入虎以此而死非力不贍知有所窮也

臨潼縣驛前有俚婦三子皆售諸過客二為正使一為郎官正使者一田一劉郎官者縣人田升卿也田登第嫡父自陳升卿大怒聞公決杖元祐中升卿坐市易錢不明配流廣南人謂無親之報也

鳳翔婦與黄冠通姦即姙不能決在禁中四年至英廟登極赦到宣竟而婦生子髪被面齒滿口余未之信至

岐下取案文閱之不謬

許下西湖一州之冠始沮洳未廣自宋公序開拓遂瀰漫菰蒲魚稻采取不貲於是以詩落成多人稱美西南水心有觀音堂昔乃四門亭子常有大蛇居之民不敢近其後改置此像蛇不復出像乃慈光獻法容云

寧州之南二十里聚社以狄梁公兩為寧州刺史民立祠植聚取兩東之義今其民社前一日祭謬為早云

本草著糯米為稻米累朝釋略數千言無一字言堪為

酒正如白氏六帖録禽遺大鵬也

北朝待南人禮數皆約毫末工役皆自幽涿遣發之帳前人以為勞樂列三百餘人節奏訛舛舞者更無回旋止於頓挫伸縮手足而以角抵以倒地為負兩人相持終日欲倒不可得又物如小額通蔽其乳脫若褫露之則兩手覆面而走深以為恥也待客則先湯後茶揖則禮恭令人唱喏乃喏也非揖也北人得之

永洛之役一日喪馬七千匹城下沙爐中大小團茶可

拾也乃是將以買人頭者有人能道夜二更城既陷李舜舉以筆摛畧數千百字以燭蠟固之付有司上之實遺奏也神宗得之不勝悲涕累日是時敵人雖入月城而未偪左右以馬御之舜舉以鞭揮擊不肯上馬少頃僵蹶人猶見之李復上馬將出門失轡或云面上中箭在夤城内然夜黑沸濤中面上中箭恐非敵人也獨徐禧不知所歸人無道者或云有還人見之夏國者三五頗符合疑亦有之

熙寧中郎中趙誠自富順監代還過鳳翔自言一任二年裁兩次杖罪元豐中河中人劉勃自南京軍巡官代還自言一任斷絞刑二百六十有竒斬刑六十餘釘剮二十七此一院數也紹聖二年冬予至陜府三年七月裁斷絞刑一是年冬移潭在任二年半凡五服相犯悉具言之可傷生所未見也子殺父父殺子各一兄弟相殺妻殺夫者數人

士人舉止不可不慎也近見陜西一漕使為當塗薦終

南太平宮道士張景先旣前席與之並轎同塗所在官

吏迎送漕使自轎中舉手揖景先亦舉手至咸陽爲一

監官大詬使人捽褫波及漕使竟無如之何觀者快之

景先後主亳州太清宮黄履守亳每走見執弟子禮内

寢饋食再拜問遺必百緡憑陵郡官狎飲無所不至范

彝叟來客將贊名儀石南一喏而退觀者又快之

王銑爲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寒

熱修成不知誰家廝居此旣而銑尚主不踰年身居之

政與劉美打銀楊景崇擔土事同

黄巢入長安苦王孝之難僖宗再狩近畿之民爭入擾寶貨唯幽民取佛至今雖民家充滿其工緻精采非今人之作也環州有肅宗引駕佛坐像崇丈餘精彩照人旁視可畏土人云國初欲置之京千人不能舉每有軍事則守臣致告

唐宫城兩横街今西京内事也大明宫太極殿與宣政正衙相重宣政後是第一横街直紫宸後延英後第二

横街方是後殿每朔望宣政排仗而入謂之入門今東京內城一重横街文徳殿正衙與大慶殿排行殿後即是横街仗入而無所屬故未即鳴仗皇祐中考求入門故事謂之入門儀以至問策貢士久之不決一日仁宗因閲長安圖指内次第翌日喻執政始判然初以謂入門自是一儀也

仁宗慶歴初改錫慶院為太學都下舉子稍稍居之不過數十人至暮出歸不許宿以火禁也至嘉祐中孫復

胡瑗領教事乞弛太學火禁唯小三館秘門令脫有不戒願以身任之自爾諸生方敢宿留四方學者稍稍臻集煕寧之初猶不上五百人今乃千數人矣

大禮自中散大夫至逢直郎一等支賜元符星變自三省樞密院皆乞罷

唐制五品階不着緋三品不着紫今叅知政事宰臣皆着緋也

司馬温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

陳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而惡濕龔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則同也

韓玉汝自言為太常博士赴宴比坐一朝士素不識聆其語似齊人坐間序揖後酒到輒盡時酒行無算盞空則酒來不食頃略已數盃意似醺酣玉汝獨念隣坐不敢不告因戒其少節片時再坐將起滿引任醉無害令萬一為臺司所糾朝士怫然云同院是何言賢不看殿上主人柰何不嘢反不能堪因復曰殿上主人只為你

一箇

祖宗朝內臣出使不得預職事外事責軍令狀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末予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旁指一壙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因諷寺僧為掩覆僧曰屢掩屢開不可曉十餘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爾後不復來陶為人輕儉嘗指其頭曰必帶貂蟬今則髑髏亦不復見矣

錢若水暇日在家延一術士戒閽者不得進客既而門

外喧爭久之呼問閽者曰有一秀才欲請謁辭以有客不肯去因命之進則剌字書云臨江軍進士王欽若既入無冠頭巾皂衫黄帶雀躍嘶聲而結喉鄙狀可掬錢意甚輕之術士一見不復顧錢側坐向王咨嗟不已少頃王辭術士不揖錢褰衣從之錢大駭使人呼術者詰之乃曰斯人大富貴人也名位壽考無不極但無嗣當以外姓為嗣既卒真廟俾其壻張環主祀

李舜舉在官省言行有常神宗嘗避之一日謂曰爾養

取一子服事舜舉敬唯之夕又喻旨唯如前近年又喻旨舜舉謝曰臣唯有一子待與陛下監稅

張璞者幽人少屢盜其邱之後應募坎窟得官後為正使帶親御器械涇原鈐轄知鎮戎軍被重疾忽叩頭乞三年葬畢死未幾疾已一日蛻殼如蟬竟三年亦不葬遂死不歲餘其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辜世謂不葬之辜最有徵驗

王欽若罷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詩送行獨楊大年不作

詩於上前真宗遣近侍喻旨作詩大年竟不作

錢明逸每宿戒必詰其謁者曰是㪅酒是筵席筵席客無數一巡酒一味食也㪅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十甆盞一隻青鹽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談恐多酒氣也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問其旨否往往不知其志不在味也終日傾注無涓滴揮灑始可謂之酒徒其視揖讓飲酒如牢獄中

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曰鬼飲了飲囚飲鼈飲鶴飲鬼

飲者夜不以燒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飲因飲者露頭圍坐鼈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頭出飲畢復縮之鶴飲者一盃復登樹下再飲耳

慈恩與含元殿正相直其來以高宗每天陰則兩手心痛知文德皇后常苦捧心之病因鍼而差遂造寺建塔欲朝坐相向耳始置十層後減為七層所以盧照隣詩云十層碧瓦摇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夫高宗知母之誠篤哉而報母之恩何其薄也

同州北境良輔鎮即唐鄭魏公莊也田邑極彫弊不敝風雨嘉祐中求唐賢之後有道嚴者中人驩然相率出城看夜叉既至野次見之如人形狀正如圖畫髮朱皮如螺蚌腰着豹皮裈觀者略數千人常以大樹庇身累日乃不復見又瀧州吳山縣漢高村關中李氏所居一日大雨有物墮庭中如馬臺狀乃一皮幞頭也垢膩寸餘蛇蝪出入臭聞十餘步李氏子欲焚之長老曰不可然雷鳴不去在屋上丈餘觀者不少衆觀之少間黑雲

如墨下庭中遂失去

元豐中詩獄興凡館舍諸人與子瞻和詩罔不及其後劉貢父於僧寺閒話子瞻乃造語有一舉子與同里子弟相得甚懽一日同里不出詢其家云近出外縣久之復歸詰其端乃曰某不幸典著賊贓暫出回避一日舉子不出同里者詢其家乃曰昨日為府中追去未幾復出詰其由曰某不幸和著賊詩子瞻亦不能喜慍

古盟鳳翔府麟遊縣每令長上事必作招祓舞其節奏

與諸處不同乃曰此唐九成宫本山縣無妓子但止以手分書耳

堯之治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歐陽文忠公序唐歷志以無補於人倫

翁肅閩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席代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曰這箇使不得

張安道晚年病目家厚資南京庫帑不逮也常閉目使

人運籌一算差必能擿之庫物精麗分毫不謬

嘗見呂相簡與一隣縣官託買酒云令為親將至專致錢一千託沽酒又於後批切不得令廳下人送來納錢二百煩倕一人擔來

吾家舊畜鏡傳為楊妃故物徑尺許厚七分背文精古有銘具畧曰粉壁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灑則常端聖淑字名少空有竝后之象明皇八月五日生也始置誕節名千秋藩鎮進鏡若紫絲承露囊此幾是耶

郭詎性善詭攻詞曲以遻人入市易務不數年至中行
元祐初釐校市易復以為承議郎親知每見之必詰問
所因郭詞喫不能答作何傳詠甘草以見意云大官無
悶剛被旁人競來相問又難為捷便敷陳且祇將甘草
論朴消大戟幷銀粉疏風緊甘草閒相混及至下來轉
殺他人爾甘草有一分
在京朝官四年磨勘元無著令熙寧中審官變行之至
今以為常格

狄武襄西河書左也通罪入京竄名赤籍以三班差使殿侍出為清澗城指揮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帥鄜延科閱軍書至夜分從者皆休唯狄不懈呼之即至每供事兩手如玉种以此異之授以兵法然又延之於范公遂成名

北人信誓兩界非時不得葺理城堞李元則知雄州欲展城無由因作銀香爐寘城北土地堂一旦使人竊取之遂大喧敎蹤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因興工起

築今雄州城北是也又建浮屠九層躬率十緇日修供具不日成之既而下瞰幽級如指諸掌

熙寧中余知寧州襄樂縣排架閣以周祖廣順中平兗州慕容彥超露布為祖潭州架閣以建隆四年求遺書詔為祖

周世祖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門使太祖走馬以馬力盡處為城也

郭祖受命討守真駐師河中城下逾年望氣者言守真

必破城下有二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真猶豫不决使術者視家人至子婦符氏術者大咤曰母后相也守真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决既嬰城無砲材頗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砲材也守真大喜以為受命之符其後既破郭祖以符氏納世宗是為符后

郭祖宿率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其蒲之民為逆者固守乃失言曰城開之日盡誅之幕府曰若然恐

愈固矣第告之曰非守真者餘皆免一日城開乃即其地為普救寺

太祖微時多遊關中雖甚窘乏未嘗干投人或周之必擇而後納有伯錢之餘必有與人人頗異之長武城寺僧嚴者常周之往來無倦陰異其骨氣使工人貌之令置神御過者朝謁其繪事本裼衫青巾據地六博後易靴袍矣

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樂舞失容上色愠范質乃

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喜動色命滿泛入夜方罷莫不沾醉

自唐末五代每至傳禪部下分擾剽刼莫能禁止謂之靖市雖至王公不免剽刼太祖陳橋之變即與衆誓約不得驚動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靈長之祐良以此乎

太祖北征羣公祖道於芳林園既授綏承旨陶縠牽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縠曰且先受取兩拜回來難

為揖酌也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於
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銜謂之崇政殿說書云
太祖朝進講為難每遇疑義必面加詰難往反久之爾
後累朝但端默諦聽得有商確仁宗尤所耽味日昃不
倦每及祖宗彝訓及二典政實必拱手上加肅敬
神廟博涉多識聞一該十每發疑難迥出衆人意表故
講官每以進講為難退而相語曰今日又言行過也黃

履對蘇子由以手捫其腹曰予腹每趍講未嘗不汗出也

太祖招軍格不全取長人要琵琶腿車軸身取多力唐募軍有翹關負闕之格取門關持其末五舉為合格

太祖射使搦折弓弝絶力斷弦踏翻地面射倒箭垛王德用射訣鋪前脚坐後脚兩手要停不須髙弝裏絃外覷帖子急拽後手託弓梢劉昌祚云某把弓萬事皆忘是亦不可分其志也

祖宗征河東皆自土門還師駐驛眞定潭園有兩朝行
宮歲謹繕完器甲所儲至二十四庫累有旨批排二年
裁畢四庫而已潭園方廣六里有畸亭榭皆王氏父子
所輯
神宗於崇政殿設二十四庫以儲金帛親製庫銘其略
曰昔在前朝獫狁孔熾嗟予小子其承云云諸分置作
院
河北設五都倉講好高麗良以此也然功未絶而上賓

是天未欲燕薊之民歸中國乎
階級條太祖制也若曰一階一級全歸狀事之儀至今
樞司以匣藏之也
慶歷康定以前朝士不披毛涼衫公服重戴而已冬月
或披毛衫而得寒疾今則無問寒暑雖六軍衛士重戴
披衫與士大夫錯雜路衢無別雖曰涼衫實熱衫也
杜常昭憲太后之族子也神宗聞憲之門有登甲科者
深喜之有旨上殿翼日諭執政曰杜常第四人及第郤

一雙鬼眼可提舉農田水利太祖常謂陶穀一雙鬼眼
太祖深鑒唐末五代藩鎮跋扈即位盡收諸鎮之兵列
之畿甸節鎮惟置州事以時更代至今百四十年四方
無吠犬之警可謂不世之功矣或云陳希夷之策
唐書太宗在洛登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
英雄入吾彀中矣趙嘏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
雄盡白頭按太宗一朝五放榜每榜一名安得綴行之
士又武元衡遇盜之事是時裴晉公同行竝轡趨朝史

載氊帽雖傷不害以馬逸得脫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也仁宗深患七史讀之不成文嘉祐中有詔重修唯唐書卒業所費緡錢十萬有奇既進御巽日有舊唐書不得毀久之諭執政等云當時何不令歐陽修為之魏公對曰修分作帝紀表志既退語曰亦應其文病也

嘉祐末余在太學有傭書陳達者攜一子方孩饑凍不可支書亦不佳或曰此陳彭年嫡孫也其父彥博守汀州以贓敗杖脊流海島遂至無賴時余方冠未知彭年

之為人獨念祖為執政而孫已若是耶既而見劉貢父盡得彭年行事所謂九尾野狐者乃知天之報也不差後逵困甚與其弟歸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云

王君貺拜三字二十有七歲矣自爾居洛起第至八十歲位至宣徽二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舍早世唯有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克一隅未完亟壞富鄭公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定居之紹定本始姑蘇人富家又無子

范祥領制置解鹽始抄法初年課一百二十萬末年一百六十五萬以謂抄鹽法止此可矣或征而多取之則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萬不專為以抄請鹽兼為飛錢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池州以為重載易之為抄則數幅紙耳於是禁絶鹽法邊置折博務張官置吏買到錢充折斛斗糴客得錢不能置遠必來買抄是用邊糴不匱抄法通行迨至熙寧邊事稍勤用抄日增元豐初年賑饑亦用自爾軍須國計無所不資商賈入京價折

於金部歲出見錢三千萬貫買抄以推見錢不繼抄法
朘削治鹽水冷解池遂失所利原天時人事符會如此
良可歎息
有唐茶品以陽羡為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
衮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茶其後稍為餅
樣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爾迨至本朝
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珍尚鑒别
亦過古先丁晉公為福建轉運使始製為鳳團後又為

龍團貢不過四十餅專擬上供雖近臣之家徒聞之而未嘗見也天聖中又為小團其品迥加於大團賜兩府然止於一觔唯上大齋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縷之以金八人折歸以侈非常之賜親知瞻玩賡唱以詩故歐陽永叔有龍茶小録或以大團問者輒方刲寸以供佛供仙家廟已而奉親并待客享子弟之用熙寧末神宗有旨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矣然密雲之出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予元祐中詳定殿試

是年秋為制舉考第官各蒙賜三餅然親知誅責殆將不勝宣仁一日嘆曰指揮建州今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好意智熙寧中蘇子容使北姚麟為副曰盍載些小團茶乎子容曰此乃供上之物儔敢與北人未幾有貴公子使北廣貯團茶自爾北人非團茶不納也非小團不貴也彼以二團易蕃羅一疋此以一羅酬四團少不滿則形言語近有貴貂處邉以大團為常供密雲為好茶

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又無甚異唯求之與抑與之與抑為意

古今事有符合者韓信破齊歷下田横烹酈生耿弇破張步殺伏隆曹丕甄后周世宗符后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算生張説張德興捃裴晉公與皇祐中言者擿王德用夏人殺楊挺與孫臏斬龐涓皆同

魏巖唐魏鄭公裔孫也曽拜國子四門助教熙寧末予過其門見巖年可六十許語言成理出鄭公畫像乃近

年筆多爲俗人書題唐之譜牒誥誥無一存者乃曰爲官員持去盡矣唯有周特登城縣帖判狀輩數種有免車牛狀縣判云魏公唐室勲賢名傳青史既是簪纓之後難與百姓雷同其車牛特免令之縣令敢爾乎

凡自岷州趨宕州沿水而行稍下行大山中入棧路或百十步復出略崖嶔崟不可乘騎必步至臨江寨得白江至階州須七八日其所經皆使傳所不可行宕之山水秀絶天下無有也臨江之上一處當大山中西望雪

山日晃如銀其高無際出衆山上居人曰此雪山佛居也有獅子人常見之非西域雪山是蜀所記無憂城東北望隴山積雪如玉也

嘉祐初仁宗寢疾藥未驗間召草澤始用鍼自腦後刺入鍼方出開眼曰好惺惺翼日聖體良已自爾以其穴目為惺惺穴鍼經初無此名或曰即風府也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内至朱雀門外忽有緑衣人出道蹯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為之少挩謂之天子避酒

客及門兩扇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符節之制然蹈襲鄙俗至是果命罷之

涇州東長武城在城濼最為控扼要害之地唐太宗親征薛舉嘗駐蹕門樓十二間御榻在其下或云柱上有太宗題字尚在也北阻涇水即高墌二城樓堞堅完歷日後宮宿相屬相聯本是一甲子以真廟後年五十

九嫌於數窮遂演之為一百二十歲然竟以是年登遐

前漢京師有太廟曰原廟顔師古以原為重謂京城已

有廟而又立為重至引原蠶之原大抵漢陵皆作原京

城在渭溪故謂之原廟

陶隱居不詳北藥時有詆謬多為唐人所質人固有不

知無足恠也

新唐書以淺水原懷中冢為渾瑊平涼會朝所殺戰士

斂死者平涼離淺水原三百里無容以數千人遷至三

百里謬甚矣懷中冢乃太宗征薛舉戰士也亦有瘞馬處是時天下剏建十昭仁寺宜祿縣乃其一處其寺中當戰地也蜀人吳縝有新書糾繆至十二卷

考工記中之文可謂文矣或以為周公之文然乎亦三代之文漢諸儒不及也

禹貢曰砥柱析城至王屋陝府三門是也絕河流勢若岩墻然鑿為三門河經其中東濶如小城狀即析城也

禹廟在西濶有寺下望砥柱可百步屹然中流高數百

尺銘勒其上但取稍平處或險處互布冒一峰之間其字方可尺餘魏公撰文正字薛純禝之子也每欲印搨伺天氣晴明先維舟砥下下梯而陞上數日不可竟俯視洪流足酸目眩用是難得真本元符中大水壞三門一鄉寺廟皆失略無孑遺銘亦失數十字

北使歲正旦生辰馳至京見畢賜大使一千五百兩副使一千三百兩中金也南使至北朝帳前見畢亦賜羊羓十枚毗黎邦十頭毗黎邦大鼠也其國上供物

善麇物如猪猯若以一臠置十觔肉㕯即時麇爛臣下不敢畜唯以賜南使紹聖初備員北使亦蒙此賜余得之即縱諸田北人大駭亟求不見乃曰奈何以此縱之唯上意禮厚南使方有十枚本國歲課其方更無租徭唯此採捕十數以擬上供一則以待南使也如帳前問之某等皆被責令已四散收捕因辭以不殺無用自爾直至還界無日不及之嗟惜也其貴重如此

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真廟延之從容曰卿與中

宫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秦音啓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於孤寒不曽有親戚在宫中未幾出知廬州

顔師古注前漢蹴蹋蹴蹋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蹴踏為戲樂若於氣毬中用物如何勝踢故人亦有謬作

唐家二百八十餘年河決二轂洛城歲為患攘天津浸宫闕墊城郭不已本朝無五年不河決而轂洛之患殊稀洛中耆舊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泛濫為祥害自祥符至熙

寧中自福善坡以北率被昏墊公私蕩沒富公晏夫人尚無恙也倉卒以浴桶濟之而沉水退死者衆多婦人簪珥皆失多有脫腕之苦城下惟福善坡不及城外惟長夏門不及洛中故有語云長夏門外有莊福善坡頭有宅平日但知以其形勢耳至此乃知水讖不茍云

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筋開封府三司印文尤麄猶且歳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

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開印公卿近郭皆有園池以至

樊杜數十里間泉石占勝布滿川陸至今基地尚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擬歲時遊賞諸司惟司農寺山池為最船惟戶部為最所以文字鄙却舟御戶部船也

建中貞元間藩鎮至京師多於旗亭合樂郭汾陽纏頭綵率千匹教坊梨園小兒所勞各以千計元豐中劉伯壽謝事後以議樂召至京城已事得請薄有需賚與唐沈丁竦皆期望日閱於樊樓凡京籍者率造焉未幾种

諤自鄜延陳邊事到闕一日期集於樊服紫花織成袍令東帶劉沈皆葛巾鶴氅都人觀者頗塞是日諤揮散亦數千人神宗密令黃門窺之既而諤辭上舉貞元故事勉以渾郭功名

希夷先生陳摶後唐長興中進士也既而棄科舉之武當山又止房陵九室洞林丹乳錬氣年已七十餘華陰草雲臺廢觀居之祖宗三廟皆召見問以河東征伐摶不荅師出果無功居數年見太宗曰今可以遂克又告

以其皇景命策藩侯而令之本鎮所補治道甚多知人貴賤休咎令有人倫風鑑行於世後人集先生之言以為書也

熙寧中有一朝士齊人知定平縣韓子華宣撫經由恠其縣印漫汗因取觀之宰公遽前曰此即錐故非是本縣鑄造子華曰何為宰因陰指其題刻曰太平興國二年少府以此知之子華顧幕府曰縣故正無有是也

本朝草聖少得人知名者蘇舜元舜元之書不迨舜欽

筆簡而意足其子澥元豐中爲江東提舉上殿神宗問

頗收卿父書否對曰臣私家有之上曰可進來澥退迫

走親知裒得數帖上一閱命內侍輩取之乃舜元書也

上鑒之精妙如此

河中范昂臣潘佐外孫也有才辯高識能道南朝故事

予之曽外祖母温楊渉之外孫也予兄初遊學温夫人

無恙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日視針指每道唐室故事歷

歷可聽或見予兄服皁衫紗帽謂曰汝爲舉子安得爲此

下人之服當為白紵襴繫裹織帶也或命飲宴燕則以
栞自隨此汝外祖出入體也必有倉頭負荷令胡不然
脫或侵夜廂巡防衛至所居頗如是乎予兄曰令不鎮
了已是幸事
李元則再守長沙裁供備庫副使也至今湖南兵政財
用農田學校詢之莫非其事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
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莾元則一日出令曰將來竝納
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以為患且未知粟米稈草為何

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搆致也湘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為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馬稈草湖北就南湖致粟米馬秣蔆也

嘉祐以前惟提點刑獄不得赴妓樂熙寧以後監司率禁至屬官亦同唯聖節一日許赴州郡大排筵於便寢別設留倡徒用小樂號呼達旦或詠東野三月晦詩云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又詠中秋詩云莫

辭終夕有動是隔年期

趙韓王兩京起第外門皆柴荊不設正寢闕三

間小廳事堂中位七間左右分子舍三間南北各七位

與堂相差每位東西廡鑿二井後園亭榭制作雄麗見

之使人竦然廳事有倚子一隻樣制古朴保坐分列自

韓王安排至今不易太祖幸洛初見柴荊既而觀堂筵

以及後圃哂之曰此老子終是不純堂中猶有當時酒

如膠漆以水參之芳烈倍常飲之皆醉初河南府歲課

修內木植或不前俾有司督按乃曰為趙普修宅買木所分既而有旨修趙普宅了上供
長安啓夏門裏道東南亭子今楊六郎園子即退之所謂符讀書城南處也樊川花闕所居焦詠府竹園皆韓公别業也少東白序都官揮金臺軍别業老杜所詠處也
王世則長沙人冠歲辭親入南嶽讀書其父遺之一千居數年還家寧親既而出一千封識如故明年狀元及

第
西京留臺李建中博雅多藝其子宗魯善相人一年春
榜之京師命擇壻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丈夫荷布
囊從驅驢亦就食於逆旅宗魯一見前揖寒温延之共
案詢其所自曰今春不第將還洛也宗魯不復之京師
與之同歸洛中其父詰之曰今既得貴壻可復回矣此
人生不出選調死封真王於是壻之乃張堯封也實生
温成皇后天聖中登進士第終亳州軍事推官後封清

河郡王

司馬温公與龎元魯俱爲張存龍圖壻張夫人賢惠龎頴公帥太原温公從辟是年三十餘未有子龎公與劉夫人欲有所置劉發之張欣然莫逆未幾得之凡歲幾朝温公未嘗盼睞龎劉知之必以主母在嫌一日召張夫人賞花温公不出食已具是婢靚粧就書院供茶温公怫然曰這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宅爾出來此作甚麼明日頴公幕府白司馬院丞却有祖風謂相如卓氏也

縣君孫兆曰司馬院丞可惜不會彈琴却會龜㕔趯聞者大笑

柳三變既以調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秖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會道綵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唐笏短厚不屈今往往見之王欽臣所執是也西京任諤所守任圜笏也賈種民闕所守賈

耽笏也以其短厚故可以擊人今人之笏雖有段亦無

能為也

房陵有獵人射雉冠一境矢無虚發嘗遇猿凡七十餘發皆不能中猿乃舉手長揖而去因棄弓矢不復獵

神宗自隸明川郡王即位熙寧初陞穎川為順昌久知其軍謬遂陞許州為穎昌府

季布為河東太守帝曰河東吾股肱郡也即今之河中府以言密隣王室股肱相須令人守太原謝上表皆引股肱疎矣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遊

學文談不悉是非然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為守杜在座子容少急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為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具丘之役凡六十日而城下田京為河北提刑廨舍在具州方出城而難作其室有乳子一家分散區民家遺其乳子而去事定還舊居凝塵滿室地上猶有被蓐覺有

物動視之乳子在馬目精炯如以口左右掠乳收而鞠之今河南李翻妻是也有子登髙科至今無恙

新唐書最可哂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年姦臣亦多矣所載者才九人可盡信乎

汾陽王足掌有黒子一日使渾瑊寧洗足瑊寧捧玩久之王曰何也對曰瑊也足亦有之王使跣而視之哂曰不逮吾謂渾中壽也

或薦王迥於荆公介甫唯唯既而曰奈奇俊何客不喻

或哂曰此介甫諧也王迥字子高有遇仙事六麼云奇倚俊王家郎也

予嘗於渾氏見德宗所賜詔書金鉞雜詔數命其二奉天詔也一曰令賜卿劒一口上至天下至泉將軍裁之一曰令賜卿筆一管空名補牒一千紙有立功將士可隨大小書給不必中覆如有急令馬希倩奏來朕今與卿訣矣鉞與劒無柄金綵尚存畫像少年書生也與蒲中像小異侍立綵袍胡須人表之曰善射郝將軍渾咸寧

少給事汾陽未嘗憚勞汾陽在軍中咸寧席末下夜中酒溺器必温汾陽問之對曰向峡以請寢汾陽念之曰此可教也遂授以兵法

唐高祖武德初鑄開通錢仰篆隸八分體十文重一兩為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背有眉乃大復竇后指甲痕也進樣時悮以甲承之其銅劑後人皆不能法今獨隸體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矣開元之識已見武德年寶

承相領京兆辟張先都官通判一日張議事府中再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語曰本為辟賢會賢會道無物似情濃今日却來此事公事

陶隱居註本草蒲萄北人多肥健諒食此物却不知有羊肉麵也

張耆四十二男子馮行已兒息二十二人或傳耆開窓直廐舍先以馬合縱牸隔觀之從而為之罔不成孕行已每五更以湯沃其下部日出方罷無他術

仁宗廟有侯傑者蹹弩六石拜官世謂侯之六石元豐團教太保長却為陳留弩蹹六石者不數也七石以上方着籍弓平射一石七斗為應格建中靖國予為定州各散保州兵士射三石七斗取舍從容矣循州如人五七斗者

予嘗行瀧外百家鎮温湯即哥舒别業也寺有小碣石色藍者大中十四年崇信孫梁記著

天祐元年渭州空同山寺所藏李茂貞牒天祐十年河

東不禀朱梁正朔所不得行不為正統朱梁系唐史氏之識淺矣

元祐末宣仁聖烈太后上賔遼人遣使弔祭北使回至滑州死刳其中央以頭内孔中植其足又取葉數百披掐遍體以疏别造轂車方能行次年春予被差報謝入其境見轍路深尺餘此其國貴人禮也賤者則燔之以歸

李譯諫議知鳳翔卒有蝴蝶之祥自殯所以至府宇蔽

映無下足處府宫尊卑接武不相辨揮拂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喪行逾日方散至今岐人能言之

丁晉公南遷過潭州雲山海會寺供僧致獮猴無數滿山谷林木皆折不可致詰也

西域之蕃處中國以至夏邦丹交馳罔不在鄯鄯今青唐是也貨到每十槖駞稅一如是積六十年寶貨不貲唯真珠翡翠以櫃金玉犀象埋之土中元豊末年官軍下青唐皆為兵將所有縣官十不一二王贍以馬馱真

珠每線長六尺象犀蕐為麗重棄之不取也中塗有旨
捜檢凡戰兵所挾投之黄河唯環慶一官露雨袒厲語
曰我殺人得之有死而已吏不敢問王瞻在房陵賫金
皆佛臂脆金不精土人不售一日出一手斷之納諸煎
器鼓橐久之既出金在掌而手完如故瞻匠大駭而至
今呼瞻為歌利王
彭汝礪饒州人治平狀元熙寧中為江西運判妻宋氏
適有曾氏子監洪州鹽米倉卒於官其妻養明宋氏有

色彭意欲納之而方服未暇也後十二年竟如初志宋氏有姿色彭委順不暇或曰宋氏中間曾歸一朝官而彭不知紹聖中彭典九江病革將逝命索筆人以為必有偈頌乃曰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而往不打這鼓投筆而逝

長安今府宇即唐尚書省也府院即吏部也府録廳前石幢即郎官題名石也張長史書序筆畫整楷如張君作字詭恠顛倒不可名狀至為楷法整若軍陣乃為能

事之極無所不可

汝唐善詞曲始為楚州職官胡知州楷差打蝗蟲唐方少年負氣不堪其後作蝗蟲三疊且曰不是這下輩無禮都終是我自家遭逢楷大怒科其帶禁軍隨行坐贓三十年至熙寧魏公劄子特旨改官辟充大名府簽判作霜飛葉云願早作歸來計之語介甫大怒矢言曰誰教你及河大決曹村凡豫事者皆獲免其惟唐衡替久之王廣淵以鄉閭之素辟渭州簽判作雨中花云有誰

念我如今霜鬢遠赴邊堠廣淵聞之亦怒責歌者唐鬱不自安竟卒於官先自曲初成識者曰唐不歸矣以其有身在碧雲西畔情隨隴水東流之語已而果然

元祐末宇文昌齡命稱聘契丹皇城使張璪价焉張頹齡樞府難其行璪哀請故事死於北朝廷恩數甚渥北以棺銀裝校三百兩既行璪飲冷食生無忌昌齡戒之不納既至其境益甚昌齡頗患之禁從者無供璪怒罵不足果病噤不納粥藥至十許日一行人病之既而三

病三愈竟不復命登對進前上面哂之退語近臣曰張璪生還奈何詰政堂諸公大笑昌齡直被他害殺每夜使人防視若有此好惡只是自家不了至其家婦孫睥睨阿翁劃地又却來也

文德殿祖廟儀鸞司於蕭屏上以皮條繫一牌上刻行室二字余曰天子正衙而謂之行室社絃大卿回此有司之失也命作衙在所同行曰本事見他社出自法云

凡自外詔京者官既降告付閤門劄萬本官必曰可依

條交割本職公事乘遞馬發來赴闕予在都司以此白
宰相凡州縣監司行遣文字當著依條令剳坐聖旨是
闕口闕猶曰依條恐非也宰執唯唯即持指揮去二字
不期歲久復著所謂官抑不如曹抑也
韓魏公慶歷初自副樞出知揚州至使相凡十四年
開元禮不著凶禮以為預凶事凡朝廷大故倉卒裁處絕
無所考據柳子言之詳矣唐定邊事二十年國史無一
字言之以諱國惡傳燈錄不著二祖償債宿債此皆切

要因緣俗學所諱

熙寧中蕭注上殿神宗曰臣僚中孰貴注曰文彥博又問其次曰王安石上曰何謂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上面之既退語近侍曰兼注衍

許相文節張公嘉祐中長憲臺言事無所避一日神宗慰之曰卿孤寒凡言照管公再拜對曰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上曰何也曰臣家有妻孥外有親戚友陛下惟中宮二人而已豈非孤寒上罷入内光憲覺上色不怡

進早膳躊躇光憲啓問上以公語道之光憲揮灑上亦隨睫自爾立賢之意遂決

州東王文公寢疾真廟屢訪醫者視之仍不得輒歸如是半年一日王氏以訃聞而醫者語人曰半年厮縶絆與一服藥且大家厮離

前輩雖介冑士有執一不移之節有裴鎮崇班者晉公之後監華州赤水鎮酒段少連領漕事巡過督其職事命去幞頭既而曰且與幞頭以待再來點檢裴曰此幞

頭是受官日朝廷所命之服運判既命去之不敢擅裹須俟朝廷指揮自爾露頭治事凡出入見賓客以至迎送露頭穿執者三年朝廷亦聞之有旨段少連不合去命官巾幞罰金裴即日復冠人方之貢禹

說郛卷十八上